

新教傳教士《聖經》漢譯討論的 處境化啓示

The Inspiration for Contextualization from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Discussions on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程小娟

CHENG Xiaojuan

作者簡介

程小娟，河南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G Xiaoju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xjcheng0323@aliyun.com

Abstract

This study re-examines Protestant missionary discussion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a lens for viewing the Christian contextualization movement in China today in both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Based on articles, mainly taken from *The Chinese Recorder* (1868-1941), I analyze the discussions diachronically and synchronically to synthesiz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ies' experiences. Although the materials I use focus on the topic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my study considers how the missionaries dealt with the issues of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hich arose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ques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s the missionaries sensed complex levels and shift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made a careful and continual assessment of it, they ca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ombining together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Christian practice when attempting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 of contextualization. Moreover, the missionaries' discussions were undertaken within a broad horizon and a particularly effective medium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in attempts at contextualization are offset by collisions between different viewpoints, but careful review of these attempts in the past may bring much insight for current efforts in contextualization.

Keywords: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從新教傳教士的《聖經》漢譯討論可以看到傳教士的一個基本共識——《聖經》翻譯必須處境化，就連對中國語言文化持激烈批判態度的傳教士也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正如林治平先生指出的，“譯經時首先考慮的便是關連化本色化的問題”，“事實上歷代譯經的努力，可說就是一種關連化、本色化的努力，如何讓《聖經》在中國文化思想中發生作用，是為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的第一步”^①。而這本色化的第一

* 本文為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聖經》漢譯研究”（2012CZX009）及河南省高校創新團隊“經典闡釋與文學文化比較”（2015-CXTD-02）的階段性成果。[This essay is part of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o. 2012CZX009)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and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 Culture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o. 2015-CXTD-02).]

^①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載《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論文集》，林治平編著，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11頁。[LIN Zhiping, “Jidu jiao zai Zhongguo ben se hua zhi bi yao xing yu ke xing xing”, in *Jidu jiao zai Zhongguo ben se hua lun wen ji*, ed., LIN Zhiping (Beijing: Jin ri Zhongguo Press, 1998), 11.]林治平這裏所用的“關連化”一詞對應的是“contextualization”，亦即“處境化”，他也將這個詞翻譯作“情景化”“脈絡化”等。而“本色化”一詞對應的是“indigenization”。但在論述過程中，林治平基本上將“關連化”與“本色化”等同，兩個概念混合使用。不過，“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以及與此相關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概念的涵義在西方學術界一直沒有統一的標準，對二者之間關係的認識也有分歧，詳參Krikor Halebian：《“處境化”的困難》，載《華人神學期刊》，1991年第4卷第1期（總第7期），第1-4頁。[Krikor Halebian, “The Problem of Contextualization”, *Chinese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4, no.1(1991): 1-4.]在漢語語境中，這兩個詞的界定和使用也有很大分歧，比如，有的學者就將二者並列，“本色化”指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結合，“關連化”或“處境化”則指與社會現實的結合。詳參梁家麟：《還原主義與中國基督教本色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華人自由派神學》，載《建道學刊》，2003年第19期，第1頁，腳注1。[LIANG Jialin, “Reductionism and the Chinese Liberal Contextual Theology: Chinese Liberal The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Jian Dao: A 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 vol.19 (2003): 1, note 1.]梁家麟：《福臨中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8年，第165-166頁。[LIANG Jialin, *Fu Lin Zhonghua* (Hong Kong: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1988), 165-166.]本文所言的“處境化”既包括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也包括基督教對中國人當下生存處境中所有因素的回應，比如，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的改變等等。

步，新教傳教士們走得十分謹慎。從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William Milne）到官話和合本《聖經》出版前後，傳教士們斷斷續續就《聖經》漢譯問題研究、討論了百餘年，其論題之集中細致、持續時間之長、參與者範圍之廣、對後世影響之深遠都是中國基督教史上難得見到的。當下中國學術界和宗教界仍在進行基督教處境化的探討和實踐，傳教士的《聖經》漢譯討論作為處境化的一個典型案例，在宏觀和微觀上、理論和實踐上都能夠為之提供一些啟示。

一、處境的多層次性與變動性

傳教士對基督教中國處境的認知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作為外來者，中國的一切對他們而言都是極其陌生的。來華之初活動範圍受限也影響到他們對整體處境的評估。不過，即便在中國生活數十年，活動不受限制，個體的傳教士對中國處境的認知也是有限的。然而，透過《聖經》漢譯問題的廣泛、持續的討論，尤其是對譯名和語體選擇問題的討論，傳教士們逐漸意識到基督教所面臨的中國處境的多層次性及變動性，從而修正一些觀點，或者對所面臨的問題做出新的應答。

譯名問題最早是由17世紀天主教傳教士提出的，主要爭論用“天”“上帝”還是“天主”翻譯“Deus”。1704年，教宗簽署諭令確定“天主”為唯一譯名，結束爭論。^① 19世紀新教傳教士來華後，這一問題再次成為極大的困擾。《委辦譯本》籌備和翻譯的過程中，英美傳教士間用“上帝”還是“神”翻譯“God”的分歧終致委員會徹底分裂。之後，傳教士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全方位地研究和討

^① 關於天主教“譯名之爭”的概況，可參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81頁。[Li Tiangang, *Zhongguo li yi zhi zheng: li shi, wen xian he yi y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1998), 15-81.]

論這個“事關重大”的問題，直至和合本出版。^①

在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譯名之爭中，傳教士已經意識到中國文化中有不同的層面，比如儒釋道的區別，古儒和今儒的區別等。^② 新教傳教士“上帝”派和“神”派在相互辯駁的過程中，由於加入了新的關注點，這一認識也更為清晰和深入。而且，經過長期的爭論，他們也表現出對不同層面的論據同等接納的傾向，並試圖以此為基礎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③ 從討論中可以看到，新教傳教士既關注不同儒家典籍對“神”和“上帝”的理解，也重視道教、佛教典籍及民間用法中的理解。在論證“上帝”譯名的適用性時，郭實獵（Karl Gützlaff）、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James Legge）等人都偏重於從中國儒家經典中搜集證據。而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駁斥理雅各中國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Jehovah的觀點時，則以上帝在道教及民間崇拜中的出現作為例證，指出這個詞與偶像有關。^④ 衛三畏之外，不

^① 有關“委辦譯本”翻譯委員會的分裂參Jost Zetzsche, “The Work of Lifetimes: 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to Complete”,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eds., Irene Eber, et al.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77-79. 對新傳教士這些爭論的研究可參Irene Eber, “The Interminable Term Question”,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135-161. 對《聖經》漢譯史中“譯名問題”的完整歷史勾勒請參蔡錦圖：《中文聖號問題：從歷史角度探索》，《聖經文學研究》第九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41-162頁。[CAI Jintu, “Chinese Term Question: Stud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ssue 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141-162.]

^② 參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79頁。[Gianni Criveller, *Wan ming jidu lun*, trans. WANG Zhicheng, SI Zhu and WANG Jianda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67-79.]

^③ 參程小娟：《〈教務雜誌〉中傳教士提出的“譯名問題”解決方案》，《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2-120頁。[CHENG Xiaojuan, “The Missionaries’ Resolution of the ‘Term Question’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5(2014), 112-120.]

^④ 李家駒：《一場“神”或“上帝”的爭論——早期來華新教教士對於“God”一詞的翻譯與解釋（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七七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1年，第253-254頁。[LI Jiaju, “Yi chang ‘Shen’ huo ‘Shangdi’ de zheng lun——zao qi lai hua xin jiao jiao shi dui yu ‘God’ yi ci de fan yi yu jie shi (1807-1877)”, M.Ph.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253-254.]李家駒的論文詳細呈現了這一時期爭論各方的論證依據和邏輯。

少傳教士也紛紛從身邊看到的民眾對玉皇等各類上帝的敬拜中得出類似的結論。^①不過，支持“上帝”譯名的傳教士辯稱，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的偶像是供奉在道觀裏的，不同於中國皇帝所敬拜的上帝，不能因此說中國人的上帝是偶像。^②這顯然是想通過與道教或民間文化傳統的切割來捍衛儒家傳統中的上帝觀念，以增強使用該詞的說服力。而在討論“神”字作為屬類詞的涵括性時，傳教士還發現了地區之間的差別，比如在寧波，“神”是包含在“菩薩”中的，“菩薩”才是一個包含所有敬拜對象的屬類詞，邵武也有類似的情況。^③這讓人意識到，基督教的中國處境中，不僅有主流的儒家傳統文化與佛教、道教、民間文化等次文化的不同，還有地域文化的不同。^④

面對多層次的處境，傳教士往往各有偏重，這種偏重影響到他們對譯名的選擇，有學者總結道：“重視儒家傳統和典籍的教士皆贊成‘上帝’一詞，而‘神’派卻流露‘民俗學’的視野”。^⑤但是儒家傳統文化內部的張力^⑥、儒家與其他宗教和文化之間的張力以及地域文化

^① C. F. Preston,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6 (1875): 289.其他類似看法如C. A. Stanley, “The Use of Shangt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5 (1904): 141; S., “The Term Question—A Plea for Union on the Bible Terminolog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6 (1905): 557-558.

^②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8 (1877): 189.白漢理(Dr. Blodget)曾稱自己和朋友遇到過昊天上帝和皇天上帝巨大的偶像，該文作者對此做了這樣的批駁。作者還說這一不同就如同道教《神仙通鑒》中的耶穌不同於基督教崇拜的耶穌一樣，但基督教並不會因此而拋棄“耶穌”一詞。

^③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 186-188; J. E. Walker, “Too Straight is Crooked the Other Wa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8 (1877): 521.

^④ 據伊愛蓮的研究，施約瑟(Samuel L. Schereschewsky)亦曾認識到不同層次文化群體的存在，他指出，“受過教育的人易於將‘上帝’等同於天，但是沒受過教育的人卻不一定將天視為‘上帝’”。另外，伊愛蓮也從1877年傳教士大會之後不久《教務雜誌》上的譯名討論文章中看到了傳教士新的關注點，其中之一即為：他們看到了不同地域間民間宗教和習俗的差別。參 Irene Eber, “The Interminable Term Question”, 153.

^⑤ 李家駒：《一場“神”或“上帝”的爭論》，第358-359頁。

^⑥ 伊愛蓮觀察到，理雅各在將目光轉向《大明會典》的禮制儀式時，尋找到了中國哲學文本中不容易找到的證明中國人擁有基督教上帝觀念的論據。而衛三畏則注意到，帝王的祭祀大典與普通民眾的禮儀有很大不同，且這些實際奉行的禮儀跟中國經典和哲學著作中的描述也不一定有關係。傳教士們越來越發現，中國是多樣化的，而非鐵板一塊的。參 Irene Eber, “The Interminable Term Question”, 145, 157.

間的張力使這些不同的選擇之間有了協商和妥協的可能，因為在這個張力場中，雙方的各種論證既有合理之處，又都是不完備的。當傳教士們開始討論譯名統一的時候，這是彼此妥協讓步的理據之一。^①

傳教士關於語體選擇的討論則既彰顯了《聖經》漢譯所面對處境的多層次性，又突顯出這一處境的變動性。其實從《聖經》直解》（陽瑪諾Emmanuel Diaz, 1636）和“白徐譯本”（白日昇Jean Basset、徐若翰, 1707）的文言文到《古新聖經》（賀清泰Louis Antoine Poirot, 1807）的白話文的變化，已經顯示出天主教傳教士對中文不同語體的意識及處境化選擇。^② 新教傳教士來華後同樣意識到，中文有不同的語體，而且語體的區分不僅是書籍層面的，還關乎閱讀和使用這些語體的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他們分屬於不同的次文化圈。^③ 所以不同語體的選擇實際上是對傳教路線的選擇。另一方面，隨着歷史的發展，傳教士中比較敏感的一部分人意識到中國社會及其語言正在發生變化。他們不斷評估和預測這種變化，調整對不同語體重要性的看法：不斷提高官話的地位，降低對文言的預期，重視方言。基於這種認知，《聖經》漢譯本的語體選擇在不同的時期發生着微妙的變化。^④ 甚至在和合本《聖經》翻譯的過程當中，傳教士仍在隨着中國語言的變化而調整計劃：1890年傳教士大會決定翻譯深文理和淺文理兩個譯本，1907年大會則決定將二者合併為一個文理

^① P. F. Price, “‘Union’ from Two Standpoints. I. A Principle and an Appli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7 (1906): 21.

^② 關於這一語體變化的分析，請參鄭海娟：《文白變遷：從〈聖經直解〉到〈古新聖經〉》，載《華文文學》，2015年第4期，第46-55頁。[ZHENG Haijuan,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Vernacular: from *A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o *The Bible, Old and New*”,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no. 4(2015): 46-55.]

^③ Jno. E. Mahood,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 (1871): 315-316.

^④ 新教傳教士關於語體選擇的討論詳參程小娟：《〈教務雜誌〉關於〈聖經〉漢譯中傳達問題的討論》，載《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3期，第203-205頁。[CHENG Xiaojuan, “The Discussion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bout the Transmission Question in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Religious Studies*, no. 3(2012): 203-205.]

譯本；和合本決議之初，傳教士普遍重視文理譯本輕官話譯本，1913年以後則意識到官話譯本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遂決定將譯文從口語化的官話調整為更具文學性的官話，並以此為標準重新校訂先前完成的全部《新約》和部分《舊約》譯文。^①

從整個討論可以看到，傳教士一方面在不斷評估翻譯面對的處境，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回應不同層面的處境及處境的變動，最後落實到翻譯實踐中，產生了不同時期各有側重的文理、淺文理、官話、方言等語體的譯本。

今日基督教在中國面臨的處境更為複雜，既有傳教士經驗過的地域差別，也有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新的要素，以及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各領域更快的變動。設若真的要求一個神學家“必須盡力從包括所有領域的整體處境出發”^②去做神學，處境的評估仍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在處境評估的過程中，依然需要特別注意處境的多層次性及其變動性，以真正做出整體的、準確的把握。除此之外，也需要像當年的傳教士那樣包容不同層面處境下產生出來的基督教的回應，並及時因應處境的變動，對思考問題的方向做出必要的調整。

二、理論探討與宗教實踐結合

新教傳教士的《聖經》翻譯肩負着傳教使命，因而討論涉及的許多問題都是傳教意圖下對實際需求的回應。比如，譯名討論是想為Deus/God一詞找到一個最能為中國人接受又最能準確表達基督教含義的名字；是否在譯本中加入解釋性材料的爭論來自幫助中國人更好

^① 雖然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有多種起作用的因素，但中國語言狀況的變化是其中更為重要的方面。參Jost Zetsche, “The Work of Lifetimes: 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to Complete”, 83-89, 95-98.

^② 何光滬：《“本土神學”管窺》，載《〈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995年第2期，第164頁。[HE Guanghu, “An Overview in ‘Indigenous Theology’”,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 2 (1995): 164.]

地閱讀和理解《聖經》的意圖與擔心扭曲經典之間的矛盾；語體選擇的討論是在評估怎樣才能最有效、最廣泛地傳播福音。討論展開時各有各的理由和邏輯，但是討論的結果最終還是要放到傳教實踐中去接受檢驗，以幫助做出調整或取捨。

譯名問題討論過程中，傳教士非常注意各個譯名在讀者中的接受情況，並將各自傳教中經驗到的情況作為解決譯名問題的重要參考。爭論後期，有傳教士甚至認為任何一個既定術語原初的或古典的意義對大多數人而言都沒有多大意義，^① 在譯名問題的決斷中，一個有實踐經驗的傳教士的意見要比漢學家的意見更好。^② 當然，隨着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此時譯名已經過了幾十年的實踐檢驗，為傳教士關注這一維度提供了根基。

傳教士在傳教實踐中經歷到各種情況。對於“神”這個譯名，有傳教士看到，民眾常常感到非常疑惑，因為周圍有太多的神，他們搞不清楚傳教士要他們敬拜的神是哪一個。^③ 有傳教士發現“上帝”比“神”更有利於聽眾理解所要傳達的意思，但也有傳教士發現，大多數聽眾並不理解“上帝”這個詞。有傳教士看到民眾把基督教的“上帝”理解為道教和民間信仰中的各種偶像，另一些傳教士的經驗中則沒有這樣的情況。還有傳教士發現，同一個地方的不同群體會傾向於選擇不同的用詞來指稱God。為了對譯名做出取捨，有傳教士還在不同的範圍內對上帝譯名在本地基督徒中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統計。^④ 處於傳教一線的傳教士對各地具體狀況和實踐經驗的描述，既為理論層面的探討提供了更多

^① J. A. Silsby, “Who are to Decid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6 (1905): 40.

^② Enquirer, “On the Terms for ‘God’ and ‘Spirit’”,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 (1876): 294-295; Silsby, “Who are to Decide?” 40.

^③ Enquirer, “On the Terms for ‘God’ and ‘Spirit’”, 295; J. E. Walker,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5 (1904): 418.

^④ 傳教士這方面的討論詳參程小娟：《God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8-71頁。[CHENG Xiaojuan, *A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od: Controversy, Reception and Inspir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68-71.]

可參考的信息，開闊了討論者的視野，幫助其對問題的現狀做出即時把握，也在實踐層面對理論討論中的部分內容或論斷進行了檢驗。

經過長期爭論，譯名最終也沒有統一，但是“上帝”和“神”這兩個譯名不再互相排斥，而是和諧相處。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實踐中的經驗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薛思培（J. A. Silsby）在1905年的通信中曾經做出這樣的判斷：“這些年來的傳教工作最終證明，‘上帝’和‘神’都可以用來稱呼至高存有。”^①正是這樣的認知，使堅持“良心”和“真理”的傳教士不再去攻擊對方的譯名。

《聖經》譯本中是否應當加入解釋性材料的問題也是傳教士基於傳教實踐提出的問題。不少人發現沒有解釋性的材料，《聖經》很難為中國人所理解，過去大量的《聖經》分發並沒有取得好的效果。^②1890年的傳教士大會上，這一問題成為討論最多的話題。支持者立足實踐經驗，力圖說服《聖經》公會出版帶有解釋材料的《聖經》，《聖經》公會則出於立會宗旨及神學方面的擔憂等原因難以接納這一建議。但大會之後，在傳教士的強烈呼籲下，《聖經》注釋還是有了實際進展，蘇格蘭、大英和美國《聖經》公會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並着手出版加注釋材料的《聖經》版本。^③《聖經》公會態度的改變表明了實踐經驗的重要影響。面對實際需求，《聖經》公會最終在它們認為是原則性的問題上做出了一定的讓步。

在譯本語體的選擇上，傳教士同樣借助了實踐的狀況來幫助評估。1895年9月一個基督教各語體出版物的統計數字表明，官話作品已經佔到絕大多數。^④1900至1902三大《聖經》公會出版的各類《聖經》中，官話《聖經》的發行量是文理的兩倍多。而1903年7月份之

^① Silsby, “Who are to Decide?” 40.

^② J., “The Bible with Notes and Comment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6 (1885): 431.

^③ 關於注釋性材料的討論詳參程小娟《〈教務雜誌〉關於〈聖經〉漢譯中傳達問題的討論》，第202-203頁。

^④ “Editorial Commentar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6 (1895): 450.

前出版的官話《聖經》已經是文理《聖經》的三倍多。^① 這些數據反映出來的官話的使用情況對傳教士判斷其重要性並最終調整和合本文理和官話譯本的地位提供了重要參考。

從傳教士的經驗可以看到，理論探討和宗教實踐之間是可以有良性互動的：對實踐的關切不僅是重要問題得以提出的根基，也為檢驗理論探討的結果提供了重要依據；而理論的探討則會使實踐中遇到的混沌的、困難的問題逐漸澄明，為問題的解決和實踐的過程提供方向和參考。十多年前梁家麟曾尖銳地批評中國的基督教學術研究：“說到底，本色化論述是這群知識分子的職業需要，過於中國教會的宣教和牧養需要。”^② “在涉及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的討論時，他們往往將此種關係當作一種哲學或文化的交流或交鋒來描述和分析；但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現實，則往往避而不談（他們所知的亦不多）。”^③ 由此，梁家麟倡導“從事務實的、現實的、具體的研究”。^④ 國外的神學研究者也提醒道，處境神學的建設必須涉及基督徒會眾：“祇有普通信徒才能評估某個特殊的處境神學是否能在他們的生活中有效地發生作用，是否能幫助他們面對日常的挑戰、問題和喜樂。”^⑤ 他們的觀點主要着眼於“宣教和牧養”，今日中國的基督教研究隊伍來自不同的領域，有着各自的不同的訴求，未必都要有同樣的着眼點，但無論哪個角度的研究實際上都需要觀照基督教在中國的當下實踐，因為

^① “Bible Public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4 (1903): 349-350.

^② 梁家麟：《自序》，載《超前與墮後：本土釋經與神學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年，viii。[LIANG Jialin, “Zi xu”, in *Chao qian yu duo hou: ben tu shi jing yu shen xue yan jiu*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3), viii.]

^③ 梁家麟：《自序》，ix。

^④ 同上，xi。

^⑤ 參施福萊（Thor Strandenaes）對楊慧林、史曉麗論文《漢語神學的“處境化”及其問題領域》的回應，載《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北歐會議論文集》，羅明嘉、黃保羅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32頁。[Thor Strandenaes, “Response to YANG Huilin & SHI Xiaoli”, i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 Sino-Nordic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ntextual Theology*, eds. Miikka Ruokanen and Paulos Hu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4), 232.]

它是基督教在中國之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維，這種一綫的、最新的、靈動的經驗很可能會為各個角度的思考提供助益。它或許可以幫助更新論題，避免一些研究流於空談，或者使一些研究更加完善。

事實上，學術研究者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楊慧林就指出：“無論人們對‘神學思想建設’的理解有多麼不同，教俗兩界的互動畢竟是‘漢語神學’的前提”，研究者應“更積極地回應教內‘神學思想建設’的聲音”。^①這實際上就是要學術界關切基督教在中國的當前實踐，以它們的問題為問題。而楊慧林提出的“漢語神學”以意義詮釋、倫理價值和審美期待方面的進路“祛除它同人文學術之間的隔膜”則提示了人文學術應當作為神學建設實踐面對的一個重要處境。楊慧林更指出，“漢語神學”還需要進行以信仰實踐為對象的實證性研究，以便克服基督教神學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隔膜。”^②但是如何能夠像傳教士的處境化討論那樣，溝通理論研究和宗教實踐，實現良性互動，在當前特殊的環境中仍是有待探討的問題。

三、開闊的視野、專一持續的探討及適當的傳播媒介

傳教士在《聖經》漢譯處境化問題的討論中表現出開闊的視野，解析和評判具體問題時既力求全面又有歷史的和國際性的觀察。同時，傳教士在關鍵問題上保持了專一持續的探討，並且為這一探討找到了有效的載體。這種開闊的視野和執着的研究既能使問題的討論深入、透徹，為理性判斷而非意氣用事打下良好基礎，也有利於廣泛吸納各種資源，提升討論成果的品質。

傳教士視野的全面主要表現在對具體問題所涉鏈條的全面把握

^① 楊慧林、史曉麗：《漢語神學的“處境化”及其問題領域》，載《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北歐會議論文集》，第223頁。

^② 同上，第223頁。

上。他們的論題幾乎涉及了與翻譯和傳播相關的所有問題：原文的底本及理解，翻譯隊伍的組成，翻譯原則，語體選擇，專有名詞的翻譯，中國語言、文化、宗教情況，譯本中是否加入解釋性材料，《聖經》出版和分發，讀者構成及其接受情況等。具體到God譯名的確定這一問題，傳教士細緻考察了God希伯來原文和希臘原文的意思和用法，更耗費了巨大的精力探討中國語境中“上帝”“神”等幾個備用譯名的含義和用法。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不少傳教士遍翻中國古今儒家、道教、佛教典籍及各類文學作品，觀察當下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文化和宗教理解，搜羅數以萬計的例證進行分析。除此之外，傳教士還考察了當下中國本地基督徒對God的理解情況，來驗證所選譯名的使用效果。^① 由此，這個看似很小的問題被放在了原文-譯入語-讀者這一龐大的系統當中加以審視，這樣的審視下做出的判斷自然更具說服力。

傳教士歷史視野的一個體現是在討論具體問題時對歷史經驗的關注。比如在譯名討論中，傳教士就關注到中外可資借鑒的處境化的歷史傳統，希望從這些傳統中得到啟發。其中保羅進入希臘用“*Theos*”一詞翻譯“*Elohim*”這段歷史經驗被傳教士頻頻引證，並做了詳細討論。天主教採用“天主”一詞的傳統以及新教前輩們的觀點也都成為討論的重要借鑒。^② 不過歷史視野更重要的體現是傳教士看待問題時歷史的、發展的眼光，比如前文探討的傳教士對處境變動性的認識。在考慮解決譯名問題的方案時，有一部分人也表現出明確的歷史意識，認為解決問題的出路在於時間、基督教更廣泛的傳播以及

^① 傳教士關於God譯名的討論詳參程小娟：《〈教務雜誌〉中“God”漢譯討論研究》，載《聖經》文學研究》第3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18-125頁。[CHENG Xiaojuan, “A Research on the Debat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God’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in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ssue 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118-125.]

^② 詳參程小娟：《God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示》，第74-83頁。

傳教士更廣泛的工作經驗。^① 事實證明，經過較長時期的基督教化，以“上帝”和“神”表示God基本上不再是爭議性話題。當代有學者甚至把“上帝”歸入“移植詞”的類型，認為它的意義基本上是它所對應的外文詞的意義。^② 可見，這種先“基督教化”然後再統一譯名的面向未來的策略無疑是明智的。歷史的眼光一方面是對討論的豐富，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在一些需要時間的問題上因急於求成而產生過激的思想和行動，或者作出過於匆忙草率的決定。

國際化視野似乎是傳教士身分“與生俱來”的，除了對希臘文上帝譯名翻譯及對英文“欽定本”等著名譯本處境化翻譯經驗的借鑒外，傳教士還借鑒了日本、韓國、印度等國的《聖經》翻譯經驗，並將中文《聖經》翻譯中的一些問題放在世界性的背景中來考量。譬如，在討論《聖經》中wine的中文譯名時，傳教士就考慮到當時席卷歐美的禁酒運動，因而希望盡可能避免使用“酒”這個比較負面的詞。^③ 這種國際性視野讓我們看到，一些具體問題的處境化不單純是中國化，這個處境也包括了國際經驗或觀念在內的各種要素。

《聖經》漢譯處境化的處理整體上之所以能夠呈現出宏闊的視野，得益於傳教士對各論題專一持續的探討。其中一些關鍵問題的討論持續上百年，比如譯名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傳教士也曾囿於各自的天地，爭論激烈，導致《委辦譯本》委員會的分裂，傳教士間的不和及派別間的衝突。但傳教士們並沒有因此永久擱置或迴避討論。委辦委員會在遭

^① H. Blodget,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75; WM. Muirhead,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 (1876): 213.

^② 陳嘉映：《從移植詞看當代中國哲學》，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61頁。[CHEN Jiay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n View of Transplanted Words”, *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 Section)*, no.4(2005):61.]

^③ 這在1887年12月和1888年1月連載的嘉約翰（J.G. Kerr）的長文《中國基督徒的飲酒習慣》中清楚地做了交代。參J. G. Kerr, “The Drinking Habits of Chinese Christians”, Part 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18 (1887): 449-456; “The Drinking Habits of Chinese Christians”, Part I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9 (1888): 11-19.

遇危機之後公開了譯名問題，讓全體在華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共同討論，在19世紀50年代前半期掀起一個討論高潮。討論產生不和與分裂之後，傳教士進行了反思，於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冷卻下來。但1875年，有傳教士提出，問題還是應該通過討論來解決，^①於是討論再起。1877年傳教士大會因為譯名分歧發生不愉快後，大會專門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討論它。《教務雜誌》雖在1878年為了迴避衝突停止刊登討論文章，但1890年後重開討論，一直持續到1919年前後。

正是這種專一持續的探討，保證了討論共時和歷時兩個維度上的充分展開，使同時代和不同時代傳教士的視域不斷融合，越來越開闊，對問題的看法整體上也越來越完善。這反過來也促使傳教士逐漸擺脫個人的局限，對問題的看法趨於中正平和。比如在譯名問題的討論中，19世紀40~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以後這三個階段越往後傳教士的態度越溫和。後兩個階段中表示願意妥協的聲音越來越多，到1904年，數據顯示，中國北部傳教士中約有92%的人表明願意讓步，整個中國肯定地表示願意接受妥協的傳教士佔85%。^②年老的傳教士如富善（Chauncey Goodrich），甚至願意為了達成合一而放棄自己數十年來慣用的譯名，採用他一直反對的譯名。^③

新教傳教士能夠如此深入、持久地進行討論，背後原因也值得關注。推究起來，可能有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是在華傳教士來自各國各差會，沒有統一的權威，所以沒有哪一派哪個人可以以傲慢的威權來強制別人接受一個決定，“大家一致認同的是自由”^④。在此情況下，傳教士唯一有效的減少分歧的方式就是論辯。另一方面，共同的信仰也是傳教士的討論得以持續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傳教士們都認

^① J. S. Burdon,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149-150.

^② Courtenay H. Fenn and J. B. St. John, “Conference on Federation at Pei-tai-ho”,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5 (1904): 554-555.

^③ Chauncey Goodrich, “Tracts and Term”,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5 (1904): 394.

^④ C.W.M.,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8 (1907): 610.

同，自己工作的最高目標是對God的準確表達。^① 所以儘管傳教士在討論中並不都是或總是冷靜的，常有不愉快出現，甚至會有十分激烈的言辭，但同時也總會有制約性的聲音出現，批評爭論中個人情感成分的加入對彼此造成的傷害，^② 呼籲真正的自我克制和謙卑，^③ 從而使討論得以繼續下去，不至於帶來大的震蕩。除此之外，合適的傳播媒介的使用也功不可沒。《聖經》漢譯各類問題討論最重要的平臺是報刊雜誌，特別是《中國叢報》和《教務雜誌》，它們長時期的連續出版和比較廣泛的傳播為討論集中、持續地進行提供了外在保障。透過《教務雜誌》，我們可以觀察到整個討論借助這一媒介形成的一些突出特徵。

首先是形式靈活，廣泛參與。傳教士的討論以各種形式分散在各個欄目，譬如，專題研究欄目中的論文，通信欄目的通信，編輯評論欄目的短評，傳教信息欄目的消息報道，書架欄目的書評等。其中通信欄目尤為靈活，長的可長篇大論堪比專題論文，短的則祇有三言兩語；內容可以提出問題，可以發表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可以批評或補充別人的觀點和論證，可以提建議，這次沒說清楚或者說過之後又有新看法，下一期可以在另一封信中補充修正，非常自由。形式的靈活為傳教士廣泛參與討論提供了便利，不管是機構還是個人，編輯還是普通讀者，也不管是否從事《聖經》翻譯，學問是否淵博，均可以適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提出自己的困惑，或者祇是說明情況。1876年《教務雜誌》全年6期僅通信欄目發表了大約18位傳教士的19篇譯名討論，其中第3期就有7位傳教士討論此問題。傳教士參與的廣泛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即時互動性。由於期刊是連續出版物，出版間隔

^① William Dean,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370.

^② J. G. Kerr, "A Layman on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 (1876): 66-67.

^③ Preston, "Correspondence", 284.

也比較短，加上參與形式靈活，傳教士們常常對各類具體問題做出即時反應，而且能夠持續互動，反覆辯駁。這不僅表現在大專題下較長時期的持續互動，也表現在對瑣細問題的討論上。比如《教務雜誌》1877年第3至6期中，5位傳教士就福州“上帝乃神”的徵文比賽中本地基督徒究竟是把“神”理解成“Spirit”還是“God”的爭論；^① 1888年1至12期中，10位傳教士就《聖經》中的wine是不是以及要不要翻譯成中文的“酒”而進行的探討。^② 這種即時互動對審視一些具體問題很有幫助，它能夠使雙方快速把握分歧所在和對方的思路，及時在具體而微的層面進行分析、辯駁，從而暴露出問題的實質，使雙方對之都有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避免累積抽象性誤會——這種脫離具體根由的籠統的誤會是危害最大又最難消除的。

參與的靈活性和廣泛性使傳教士在報刊上的互動廣泛存在於各個方面，如各地傳教士之間，差會、《聖經》出版、翻譯機構與傳教士之間，文字工作者與基層踐行者之間等。它打破了地域、教派、機構以及

^① 這組討論包括：C.W. Mateer, “Usus Loquend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257-259; R. Nelson,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351-359; C. C. Baldwin, “Those Thirty Essay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436-439; J.V.N. Talmage, “Foochow and Amoy Essays on 上帝乃神”,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439-441; C.W. Mateer,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450; 534-537; J.E. Walker, “Too Straight is Crooked the Other Wa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519-524.

^② 這一年的討論有：J. G. Kerr, “The Drinking Habits of Chinese Christians”, 11-19; A Fellow-Missionary, “Communion Wine”, in “Correspondence”, 183; O.P., “The Wine of New Testament Times”, 207-208; J.J. Coulthard, “The Drinking Habits of the Chinese”, in “Correspondence”, 237; C. Hartwell, “The One-Wine Theory and the Bible”, 328-332; W. Bonnell, “The One-Wine Theory”, 403-406; C. Hartwell, “Terms for Bible Wines in Chinese”, 458-464; Thomas Hutton, “The One-Wine Theory and the Bible”, 473-474; E. Wachter, “The One-Wine Theory and the Bible”, 476-477; J. Crossett, “Communion Wine Again!” in “Correspondence”, 487-489; W. Bonnell, “A Correction”, in “Correspondence”, 489-490; C. Hartwell, “The Bible and Total Abstinence”, 571-577; J. Edkins, “Notes on Missionary Subjects.—No.5. Wine and Wine Making. Chinese Process and Nomenclature. Hebrew Words. Bible Translation”, 577-583. 這些文章和通信均刊登於*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9 (1888)。

不同分工之間的界限。由於這些互動，《聖經》翻譯中許多問題的探討和決策都不純粹是某個權威或精英的事，而是溝通和協商的結果；也不是一旦確定就不能再討論或無以改變的事，而是有着動態調整的餘地。《聖經》漢譯史上新譯本的不斷出現，God不同譯名的長期並存，和合本翻譯過程中不同語體譯本的調整，等等，都是廣泛討論影響下的處境化結果。

傳教士的經驗提示我們，基督教處境化問題錯綜複雜，探究者或推動者需要有開闊的視野，以盡可能吸納各種資源，尋找各種途徑和方法來幫助思考和解決所面臨的具體問題。這個開闊的視野是在一個群體不斷的視域融合中形成的，要達成這一視域融合，專一持續的探討是有效的途徑，而要實現探討的專一和持續，則需要找到能夠承載它的合適的傳播媒介。傳教士充分利用了報紙雜誌這種傳播媒介，以靈活的形式吸引各方面廣泛參與，讓盡可能多的聲音釋放出來，也讓問題的複雜性和生動性展現出來，並在即時的互動和溝通中走向更好的判斷。隨着傳播媒介的發達，當下基督教處境化討論的方式和方向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隨即也成為一個需要專門考慮的問題。而在思考這一問題時，傳教士當年的經驗或可作為參考。

四、結論

基督教處境化需要弄清楚處境如何和如何處境化這兩個根本的問題。從前文的觀察可以看到，傳教士在《聖經》漢譯討論中對這兩個問題均進行了探索。就前一個問題，傳教士花費大量精力進行研究之後，逐漸意識到中國處境的多層次性和變動性。面對日趨複雜的處

^① 雖然經過漫長的爭鋒，傳教士解決或緩解了面臨的議題，但他們在討論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所面對過的難題依然會困擾今後的處境化討論，比如，如何處理針對處境不同層面的觀點和論證之間的矛盾？

境，這一意識的突顯在未來基督教處境化的討論中將別具意義。^① 對於如何處境化的問題，傳教士的探索中至少有兩方面的經驗可資借鑒：一是對處境化過程中具體問題的理論探討要與宗教實踐相結合，二者相輔相成；二是探討具體問題時，要有盡可能開闊的視野，而專一持續的探討能夠更加有效地拓展這個視野，適當的傳播媒介則有助於保障此類探討的展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處境化探索的展開是以多元觀點的生存為前設的。如果沒有多元觀點的碰撞與敞開，就不會有視域的融合，對複雜處境的把握也就難以到位，對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也難以深入，處境化與基督教化之間的張力也可能失控。而當多元觀點已經存在時，也祇有在相互碰撞、充分展開中才能真正產生意見的轉變，或達成諒解。基督教處境化的問題對許多人而言是關乎良心的，討論和踐行中任何威權的色彩都會帶來抵觸，而其最終的解決也不一定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可以奏效的。如同傳教士在譯名問題上所主張的，應該給大家進行不同嘗試的自由，力避為了達至意見的統一而強迫人放棄自己的選擇。^①

^① One to Whom You Sent Your Circular, “An Open Letter-To Thomas Cochrane, Esq., M.B., C.M., Chairman of the Peking Committee on Un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6 (1905): 416.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ible Public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4 (1903): 349-350.
- “Editorial Commentar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6 (1895): 446-450.
-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184-191.
- Blodget, H.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72-76.
- Burdon, J. S.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149-150.
- C. W. M.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8 (1907): 610-611.
- Dean, William.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369-371.
- Eber, Irene. “The Interminable Term Question.”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Edited by Irene Eber et. al. 135-161.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 Enquirer. “On the Terms for ‘God’ and ‘Spirit’ .”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 (1876): 294- 297.
- Fenn, Courtenay H. and J. B. St. John. “Conference on Federation at Pei-tai-ho.”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5 (1904): 551-557.
- Goodrich, Chauncey. “Tracts and Term.”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5 (1904): 385-396.
- J. “The Bible with Notes and Comment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16 (1885): 430-431.
- Kerr, J. G. “A Layman on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 (1876): 66-68.
- _____. “The Drinking Habits of Chinese Christian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18 (1887): 449-456; Vol. 19 (1888): 11-19.
- Mahood, Jno. E.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 (1871): 315-318.
- Muirhead, WM.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 (1876): 212-213.
- One to Whom You Sent Your Circular. “An Open Letter: To Thomas Cochrane, Esq., M.B., C.M., Chairman of the Peking Committee on Un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6 (1905): 413-416.
- Preston, C. F.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 (1875): 283-289.

- Price, P. F. “‘Union’ from Two Standpoints. I. A Principle and an Appli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7 (1906): 21-33.
- S. “The Term Question—A Plea for Union on the Bible Terminolog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6 (1905): 556-558.
- Silsby, J. A. “Who are to Decid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6 (1905): 40-41.
- Stanley, C. A. “The Use of Shangt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5 (1904): 140-141.
- Walker, J. E. “Too Straight is Crooked the Other Wa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8 (1877): 519-524.
- _____.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5 (1904): 418-419.
- Zetsche, Jost. “The Work of Lifetimes: 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to Complete.”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Edited by Irene Eber, et. al., 77-99.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蔡錦圖：《中文聖號問題：從歷史角度探索》，載《聖經文學研究》第九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41-162頁。[CAI Jintu. “Chinese Term Question: Stud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ssue 9, 141-162.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陳嘉映：《從移植詞看當代中國哲學》，《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59-65頁。[CHEN Jiay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n View of Transplanted Words.” *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 Section), no. 4(2005): 59-65.]
- 程小娟：《〈教務雜誌〉中“God”漢譯討論研究》，載《聖經文學研究》第3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14-131頁。[CHENG Xiaojuan. “A Research on the Debat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God’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In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ssue 3, 114-13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程小娟：《〈教務雜誌〉關於〈聖經〉漢譯中傳達問題的討論》，載《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3期，第201-206頁。[CHENG Xiaojuan. “The Discussion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bout the Transmission Question in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Religious Studies*, no. 3(2012): 201-206.]
- 程小娟：《God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CHENG Xiaojuan. *A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od: Controversy*,

- Reception and Inspir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 程小娟：《〈教務雜誌中〉傳教士提出的“譯名問題”解決方案》，載《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2-120頁。[CHENG Xiaojuan. “The Missionaries’ Resolution of the ‘Term Question’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5 (2014): 112-120.]
- 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Criveller, Gianni. *Wan ming Jidu lun* (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Translated by WANG Zhicheng, SI Zhu and WANG Jianda.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Haleblian, Krikor：《“處境化”的困難》，載《華人神學期刊》，1991年第4卷第1期（總第7期），第1-16頁。[Haleblian, Krikor. “The Problem of Contextualization.” *Chinese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4, no.1 (1991): 1-16.]
- 何光滬：《“本土神學”管窺》，載《〈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995年第2期，第152-168頁。[HE Guanghu. “An Overview in ‘Indigenous Theology’.”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2 (1995): 152-168.]
- 李家駒：《一場“神”或“上帝”的爭論——早期來華新教教士對於“God”一詞的翻譯與解釋（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七七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91年。[LI Jiaju. “Yi chang ‘Shen’ huo ‘Shangdi’ de zheng lun——zao qi lai hua xin jiao jiao shi dui yu ‘God’ yi ci de fan yi yu jie shi (1807-1877).” M. Ph.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LI Tiangang. *Zhongguo li yi zhi zheng: li shi, wen xian he yi y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梁家麟：《福臨中華》，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8年。[LIANG Jialin. *Fu lin Zhonghua*. Hong Kong: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1988.]
- 梁家麟：《超前與墮後：本土釋經與神學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年。[LIANG Jialin. *Chao qian yu duo hou: ben tu shi jing yu shen xue yan jiu*.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3.]
- 梁家麟：《還原主義與中國基督教本色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華人自由派神學》，載《建道學刊》，2003年第19期，第1-38頁。[LIANG Jialin. “Reductionism and the Chinese Liberal Contextual Theology: Chinese Liberal The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Jian Dao: A 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 vol. 19 (2003): 1-38.]
-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載《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

- 論文集》，林治平編著，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1-34頁。[LIN Zhiping. “Jidu jiao zai Zhongguo ben se hua zhi bi yao xing yu ke xing xing.” In *Jidu jiao zai Zhongguo ben se hua lun wen ji*. Edited by LIN Zhiping, 1-34. Beijing: Jin Ri Zhongguo Press, 1998.]
- 楊慧林、史曉麗，回應人/施福萊：《漢語神學的“處境化”及其問題領域》，載《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北歐會議論文集》，羅明嘉、黃保羅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19-234頁。[YANG Huilin, SHI Xiaoli, Response / Thor Strandenae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 and its main concerns.” I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 Sino-Nordic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ntextual Theology*. Edited by Miikka Ruokanen and Paulos Huang, 219-234.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4.]
- 鄭海娟：《文白變遷：從〈聖經直解〉到〈古新聖經〉》，《華文文學》2015年第4期，第46-55頁。[ZHENG Haijuan.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Vernacular: from *A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o *The Bible, Old and New*.”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No. 4(2015): 46-55.]